

人間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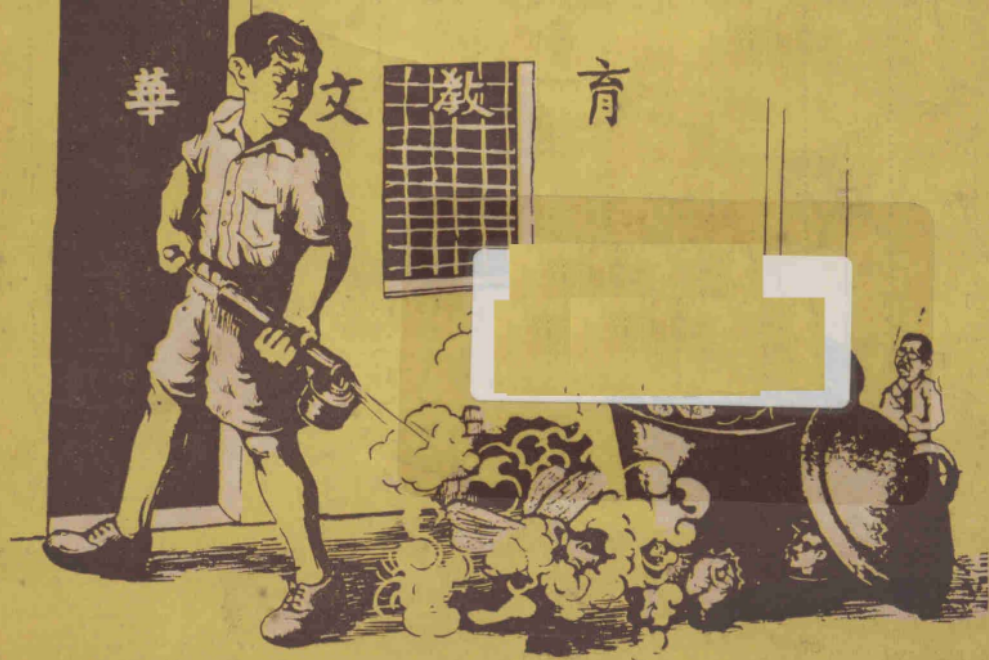
第一期

華

文

教

育



人間

第二卷

第一期

華

文

教

育



目錄

華文教育的渣滓（封面插畫）
 發展我們的文娛活動（評論）
 尹（1）

轉行
 沙艾（6）

小說
 工會
 王耳（26）

湖三暮四（小品）
 葉公愛龍（小品）
 如心（28）

我做了節日的見證人
 舒青（29）

寄語歸燕
 印尼·包里昂（4）

詩人
 朔風（18）

不屈的一羣（獨幕劇）
 朔風（3）

晴朗的早晨
 激流（12）

散文
 八月的黃昏
 汀（5）

驕傲的山羊（寓言）
 聶古（10）

一個女人的道路（隨筆）
 思麟（8）

兩種功勞（民間故事）
 紹鈞（16）

懺悔
 青蛙（22）

我的歌聲
 蔡葵（20）

生活漫步
 訪友記
 唱之（20）

讀「白楊禮讚」（書評）
 初學（21）

命運（木刻）
 伯吹（24）

編後話
 木草（32）

編者

發展我們的文娛活動

·尹·

藝研會演出觀後感

這次藝術研究會爲南大義演，不但能再重新掀起獻捐南太運動的高潮，而同時對於提倡健康的文娛活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演出期間，快樂世界的體育館裡，每晚都是人山人海，成千成萬的觀眾擠在一堆欣賞演出。由於人數的衆多，有些人甚至找不到位子坐，更有某些觀眾的座位是和舞台平行，根本只能聽到聲音而看不到表演，但是他們還是那麼熱情地直看到完場。這種情景令人看了真是感動萬分。這說明了大家對華文教育的關心，對健康文娛的熱愛。

這次演出的日期不可謂不長，但每晚都座無虛席，許多觀眾打從老遠的鄉村趕來看，許多聯邦的學生來星洲觀光，第一件大事也就是看這次演出，更不知有多少的觀眾買不到票而失去欣賞的機會。從這點使我們不禁想到危機重重的華文教育，雖然受到人爲的摧殘，但是我們的前途是充滿着希望的。我們看到同胞們對於她的擁護，對於她的熱愛，這更加强了我們堅決起來擁護華文教育的信心和決心。

華文教育在馬來亞是最苦難的，像華人同胞的遭遇一樣，她的命運是非常悲慘的。可是，華人同胞要在馬來亞生活，華文教育必須永久存在。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強，華文教育不但不會被消滅掉，反而在苦難的馬來亞長出燦爛的花朵來，那就是南大的建立！

我們單看藝術研究會演出的受觀眾歡迎，就可以証明華人同胞的擁護華文教育的決心。其實，年來獻捐南大的運動，義演，義賣，義踏……一個高潮緊接着一個高潮，積極地催促南大的建立。不幸林語堂到來給這個熱潮澆下冷水，獻捐運動才停息下來，如今林語堂已經滾了，熱情的青年們，藝術研究會的朋友們及時轟出了第一砲，接着下來一定將更加轟轟烈烈的展開獻捐運動了。

藝術研究會的青年們是最能負起時代的使命的，正當黃色文化大在當地猖獗橫行，泛濫成災，無數的青年正遭受毒害的時候，藝術研究會的青年們及時推出了積極的健康的文化，給黃色文化迎頭來一個痛擊！這是令人振興的。青年，人類的先驅者啊！

藝術研究會這次演出的成功，一個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節目的健康精彩。因此吸引了無數的觀眾，這告訴了我們黃色文化的不受歡迎，而健康的文化正是受人們的愛護的。

這裏，我想談談關於這次的節目。首先讓我們來比較今年的節目和去年的節目。一般上說，今年的節目在轟轟烈烈這一方面的確比去年差一點。這是說：這次的節目很少有教育性突出而扣人心弦的。不像去年的美麗祖國，打黃狼等那麼能吸引觀眾的心理。如美麗祖國表現出祖國的壯麗偉大，以及人民對她的熱愛，使人看後有強烈雄偉之感。而打黃狼的主題更突出，活生生表現兇暴和善良，以及人衆的結合的力量，並提醒人們提高警惕。這些節目主題的如此積極性，因此受觀眾的熱烈歡迎是必然的。相信去年有參觀過演出的朋友一定也有同感！但是在今年我們却再也找不到像那麼蓬勃動人的節目了。有嗎？就是黎明之歌這節目。黎明之歌在這次演出中是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原因就是牠的主題的突出和積極。

本地的舞蹈藝術，大多是在學校的遊藝會和叙別會看到，節目大都是公式化的，常常脫不了農夫和鋤頭，脫不了

四步專式的。演了再演，有些千篇一律，不免給觀眾煩悶。自從今年初有三位舞蹈青年在本地表演之後，很使一般愛好舞蹈的朋友們驚嘆，想了又想，覺得舞蹈藝術並不是簡單容易的，而是有着各種變化，需要柔軟，輕盈，活躍，真正表演出舞蹈的內容和氣氛。後來，經過諸位藝術朋友們，集體深入的研究和檢討，認為應該，着重藝術的提高。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對於提高當地的藝術水平有很大的幫助。於是影響所及，這次藝術研究會的演出，有些節目就有偏向這一方面的趨勢。這種偏向造成了觀眾的要求和演出的節目有着某點距離。

舞蹈藝術和其他藝術一樣，既然單講內容思想而忽視藝術的加工，却也不能只鑽藝術的牛角尖和人們的生活及奮鬥不相關連。某些搞舞蹈朋友發覺自己「不行」，渴求提高藝術水平，這是值得大大讚揚的，但是，我們應隨時和人們保持聯繫，觀眾的要求，他們的欣賞力，都必須加以考慮和照顧。

此時此地的觀眾，他們要求的是有突出性和積極性的東西，可以說就是帶有轟轟烈烈的氣味。這點是所有搞舞蹈的朋所必須知道的。觀眾的這種要求是正確的，這也就是現實的需要，但任何人如果忽視這一點，而想搞出成功的舞蹈是必然要失敗的。因此，我們要提高藝術的水平，必須在這個基礎上提高，這是舞蹈藝術正確的發展方向。

寫到這一點，不禁使我們想起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以及其影響的重大。過去中藝到馬來亞來，起了很大的影響，到今天仍在人們的腦海中留下極深的印象。不久以前那三位舞蹈青年的表演，又是這麼強烈的引起本地的舞蹈界加緊學習，起了很大作用。如果印度，印尼或其他國家的藝術文化能和本地的交流，比如戲劇舞蹈經常來此地演出，或是我們的到別地去表演，彼此學習切磋，對於提高藝術水平和觀眾的欣賞能力都將有巨大的成就，如今我們很遺憾的只能眼巴巴的羨慕那一國和那一國的藝術文化交流，自己却有心無力，眼看着當地藝術的發展受阻礙。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夠實現這個願望。當然，這也得看我們當地藝術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話得拉回來。藝研會此次演出的節目絕不是和人們的生活脫離，也不是鑽牛角尖，所有節目都有濃厚的民間風味，各方面都有了顯著的提高。藝研會耕墾者已經開始走上一條嶄新的藝術道路了，他們用集體創作，集體導演，集體體驗的正確方法進行各項節目的演出，而最突出，最使人敬佩的即是「詩歌配造型」的南大頌和充滿着民間風味的鮮新的舞蹈哈薩克聯歡舞。其他如採茶撲蝶，夫妻看燈都是比較去年進步得多，豐富得多的節目。只是整個演出節目中，和當時當地結合的創作節目太少了。怎樣使文娛工作者為當地藝術發揮力量，深入民間，就地取材，這是藝研會此後作第三度以至無數度演出須實踐的事。也是整個文娛工作應走的路向。

接下來，我想談談一下這次演出的兩個比較有特出的地方的節目。就是駝子回門和南大頌。

駝子回門這齣劇的寫作者，欲通過這個題材反對官婚制度，並指出這種婚姻制度的遺害。但是儘管作者的主觀願望是這樣，表現出來的東西却有了很大的缺點，當然演出時也承受了這些缺點，

劇中的人物共有五個——老夫，老妻，媒婆，女兒，女婿。老夫妻聽了媒婆那張甜嘴巴的話把女兒嫁給那個身體有缺陷駝背，跛脚的善良的，固然在反對封建婚姻這點上會取得某點效果，可是當善良的駝子和漂亮的女兒走在路上，那種強烈的對照值得觀眾們齊聲嘲笑，喊叫，輕視那個醜陋的殘廢者。試想，當一個殘廢者看到這幕劇，他的感覺會怎樣呢？難道這是一個殘廢者應得的待遇，這是一個善良者應得的待遇？

彩排時很多觀眾感到這缺點不應繼續存在，紛紛把意見傳達給藝研會負責人很快地就得到修改了。就是把駝子處理成一個無賴，打人，富家模樣的闊少爺。這種修改是發生在演出期間，又是在匆促的趕工下完成。我真要為青年人不倦

的進取精神，爲藝術會的「及時有錯，及時改掉」的好榜樣久久地鼓掌呢！

不過，這個劇的主題畢竟是不正確的，根本就不應該以駝子爲主角。即使做了以上的修改，那種對殘廢者的嘲笑仍然不減。而且，這個劇以前雖經過中藝以及許多團體演出過，但其實已和本地目前的現實差得太遠了，我以爲，「買賣式」「媒婆構合」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已經少到立不住脚，倒是盲目的「自由戀愛」，「閃電突擊戀愛」才是當地婚姻方面的大問題，捨此而表現彼，是和人們的生活不協調的。總之，這節目的演出是不應該的。

其實，我要談到南大頌，這是一個集體創作，以長詩朗誦的方式配合着造型，這樣的形式在本地還是第一次的嘗試。由於題材現實，主題富有教育性，演出華人同胞的刻苦耐勞的精神，將中華文化在馬來亞發展起來。因爲有這樣富有現實性的題材，所以能够受到觀衆們的熱烈歡迎並不是偶然的，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華人同胞對華文教育與南大的熱愛。

一般上來說，南大頌這個節目的演出是成功的，像這種就地取材的節目，因爲有現實性，演出人們所熟悉的東西，所以有很深刻的教育性。據說南大頌排演的時間很短，負責人又少能够有毅力有決斷地推出這麼一個新東西，是值得讚揚的。只是朗誦詩方面，有些地方固然唸得很激昂大聲，却忽視了詩的感情，而真正需要雄偉的魄力來朗誦的第三部反而平淡，比不上第二部。朗誦詩之在大場面演出這算是首次，希望愛好藝術的青年多多發展它。南大頌的燈光和造型有些也還不够理想。

其他節目，我以爲輕紗舞過於單調刻板，夫妻看燈在小場面演出效果更佳；黎明之歌的「女神」因跳得不好，有「畫蛇添足」之弊，而那種柔軟的姿態和後來的雄糾糾氣昂昂極有不調和。

以上我所寫的只是選擇一些主要的談談。有些節目完全沒有提到或只講一兩句，談不上是評述，不過我有一個願望，就是想能藉此拋磚引玉，喚起熱愛藝術的人士普遍來研究和討論這次的演出。從這點去發覺錯誤，發揚優點。因爲馬來亞的舞蹈藝術發展到今天，我們是應該來一個比較具體的檢討和總結，這樣，才能使到它能更向前跨進一步。

詩人

他是一個詩人，

他懂得詩的本質。

今天的世界，黑白分明，

他站在白的這一邊。

他的存在

並非爲尋求夢幻，

也不是爲了愛情，

或者製造失戀的詩。

也不會注意到

一朵花的凋零，

或者無情的流水

曾經流走了他的歲月。

他親吻大地，

培養新芽；

拿起了筆，

吹響他的喇叭。

我做了節日的見證人

(印尼) · 巴里昂 ·

各種各樣的人羣，物質湧湧着，
恰似驟然奔來的洪流；
展現眼前的是一片五彩繽紛：
大的，小的，美麗的，悅意的，還有那勇敢的。

我從沒有想到過，財富是無窮盡的，
它從生命與大自然的寶庫中湧現出來，
這一切，在這以前，還只是南方人的話題，
而今呢，在大自然的燈光——太陽照耀下，
我已清楚地看到。

啊，領袖們，你們真的是，
走向幸福的帶路上，實現理想的先驅者？
在這裡，在你們面前，一切都已準備好了。

這一切變成了開拓道路者的裝配，
讓我們把一切障礙消除和毀滅，
大家自由地活動着，前進罷，英雄們！

X X X

啊，我，現在在這裡，
只是作為一個見證人，
從開始到高潮，
我並不是故事的參加者，
將來呢……？

億萬的人們期待着，
何時才能夠成為兄弟；

東方，南方，西方，北方，
大家和平相處，竟見一致……！

十月一日——二日深夜。是時五彩繽紛的焰火
，成為啓發心思的明燈……。

陽高拾起頭，驕傲地高拾起頭……。

你好啊，你架電話線的馬來工人。你高攀在電桿上，連接被暴風所打斷的電話線，你高舉着右手，好像向遠方打着勝利的旗語。在我的記憶中，你永遠痛苦地緊抿着嘴唇，但是，你今天却歡悅地笑了，笑得比那清晨的太陽更燦爛……

你好啊，你建築馬路的印度苦力。你們堅硬的鋤頭，頑強地敲擊着地面，鋤出了火星，鋤出了寬廣的大道。你們棕赤的背脊閃着汗珠，你們勞動的吶喊聲莊聲地傳播在街上。在我的記憶中，你們永遠保持石頭般的沈默，但是，你們今天却高聲地說話了，向着許多行人，宣揚你們的正義和勝利……

我哼着愉快的小調，走過一條街又一條街，欣賞這勝利消息向佈後的第 一個早晨的景色。我那心愛的河流，又重新閃爍着銀光，跳躍着波浪，又重新用溫柔的歌聲和輕輕的清風歡迎我。那寬闊的大道上，小山般的垃圾已經剷除了，人們奔忙在這街道上，不再那麼憂鬱了。那笨重的機器又開始突突冒煙，勞動的聲音又開始飄揚在河的兩岸，橋板已經沿着橋墩排過去，大概等到明天兩岸便會相握手了……

打掃乾淨那大路上的塵土吧，你親愛的清道夫，接好那被風暴擊斷的電線，你親愛的電力部工友；築好那寬闊的城市大道吧，你親愛的築路工人；還有，你親愛的建橋工人，清糞工人，倒垃圾工人，煤氣部工人，水火部工人，都來參加這勝利後的第一次勞動吧。在你們手；下這城市要從死裏復活，從黑暗復歸光明。

讓我們握手，親愛的握手，讓我們敬禮，兄弟的敬禮；讓我們歡呼，高傲地向這城市，共同的歡呼：你的未來，屬於我們！

晴朗的早晨

— 汀 —

昨夜，暴雨降落在海島上。我躺在那狹窄黝黑的木屋裡，聽着窗外隆隆的雷響，屋頂沙沙的雨聲，忍受着括進窗裡的冷風，初撲進屋子的雨絲。我覺得：這風暴中的城，正在傾訴它的悲涼和憤怒呵。

我再也睡不着了。好像做了噩夢，這憂鬱的城的影子，在我眼前閃過。

那潺潺地流過郊野的清泉，閃爍着銀光，跳躍着微波，日夜不息地用叮鐺的歌唱向人間傾訴。我曾經暗暗愛上她，愛上她，愛上她的微波，她柔情的歌唱。不止一次，我從火紅的熔爐中跳出來，便立刻奔到她的身旁，讓她用溫柔的風吹散我胸膛的火熱，任她輕輕的歌挑動我年青的心，我呀，偷偷地將青春的愛情交給她。可是，我終於痛苦地失戀了。那一天，當我像往常一樣地奔到她身邊時，她不再用輕輕的水流的歌唱歡迎我，她不再用溫柔的微風的手歡迎。我聞到從河面吹來的腥風，我看見那浮在河面的油污和垃圾，我怔住了。

那寬闊的柏油鋪成的大道，一直伸向遙遠的地方。兩旁是工廠，是學校，是巴利。每天，在太陽升起的時候，在汽笛鳴响的時候，在鐘聲敲起的時候，工人，學生，還有家庭主婦，便流水般從這大道上走過，駕着汽車走過，踏着腳車走過。我也曾不止一次，爲了美好的理想，爲了火紅的願望上踏着腳車在這大道上來回地飛馳，可是，那一天，當我走過這條大道，我發覺它不再是寬闊的大道，我發覺它兩旁正堆着腐臭的垃圾，圍着嗡嗡（口旁）的蒼蠅。大道上的人們，變得更憂鬱，更悲哀了。

那流水混沌的沙河上，開始要造橋了，要將橋這邊的人和橋那邊的人連接起來了。當那笨重的機器搬到河邊，當那羣辛勞的建橋工友來到河邊，兩岸的人們便看到那機器不倦地突突地吐出黑煙，聽到那羣勞動者的吮吸聲音，兩岸的人們都拍手歡呼，我每天經過這條小河，總那麼親熱地數着河面的橋墩增加了幾根，總那麼急渴地希望立刻踏着鋪好的橋板跑到對岸去。可是，那一天，當我經過小河，我看不見突突噴着的黑煙，聽不到建橋工友的吮吸聲了。我發覺兩岸的人，都望着河面的橋墩嘆息……。

在昨晚的狂暴的雨夜裡，我果真做了許多噩夢。「啊，新加坡呵……」我在夢中也痛苦地恆念着生我的城。

陽光照在玻璃窗上，給玻璃塗上一層金色，陽光照進房子裡，照着剛從噩夢裡掙扎出來的我。我跳了起來，打開窗子：啊，太陽，火紅的太陽，剛剛從平原上升起，剛剛從椰林後升起，它在笑，燦爛地笑。

我忘記了昨夜的噩夢，心裏充滿了朝陽的光明。我拿起地上的報紙一看，那組用黑的大鉛字排成的句子「……獲得勝利」一跳進我的心坎，我便忘我地跳起來，奔出我的房門。

你好呀，你這剛剛睡醒的城市。

你好啊，你邁着大步走進工廠的工人。

你好啊，你背着書包上學堂的小姑娘。

你好啊，你這比太陽更早起身的華人清道夫。你揮舞着掃帚，從那條街走到這條街，從那條巷走到這條巷，所有的塵埃和垃圾都在你的掃帚下給你讓路。在我的記憶中，你永遠低垂着沉重頭顱，但是，你今天却向太

轉行

(一)

帶着輕便的包袱，甘榜小學教師李志誠離開住了未滿一年的南吉打。南下的火車穿過森林，山鎮，城市，載着他回到十里洋場的星島。

人生就像碧空的雲，變幻無常。屈指算來，李志誠離開學校也有三年了。三年的時間不能算長，但在這一連串的日子里，昔日的美夢都像建立在沙灘上的樓閣，經不過現實的浪濤底沖擊，一個又一個地緊接着倒塌了。在複雜的社會里，如不奮力掙扎，從艱苦的奮鬥中摸索出一條正確的路途，使得隨波逐流地浮沉，終至自甘墮落。他懷着許許多多綺麗的理想進入生活的大海，但那些理想却像空中樓閣，怎能經得起現實的考驗？於是，他的滿腔熱情像冰塊似的凝固了；他才嘗到一點生活的苦味，就開始變得頹唐和懊喪。

幾個月前，由於他的投函應聘，他獲得了目前這個甘榜小學教員的位置。學校的規模並不算小。同事們從各部主任起至校工雜役止，儘是校長或校董的親信。有一回，校長太太「弄瓦之喜」，他不諳世故人情，沒有去送禮，那位私塾出身而且由商行老板改行的校長大為不滿；第二學期的期考，董事長的兒子考國語時抄書作弊給他李志誠發覺了，他諄諄地教訓了幾句，勸他努力學好；這件事的處理校長竟認為他越俎代庖，認定是在拆他的台，並使董事長先生丟盡面子。他把李志誠叫到辦公室來，粗聲粗氣地說：「海（口旁）！你怎麼能這樣辦理？你不知道嗎，他是董事長的孩子，而董事長就是我們的大恩人，怎能平白無故地得罪他呢？退一步來說，就算他的孩子有錯，原諒他好了，你怎麼竟小題大作？哼，你敢胆爬上太歲頭上動土？嘿，嘿，——是的，你們年輕人人口口聲聲說的就是認真，認

真，認真，千句萬句，總離不了認真這個字。可是，你們不過是初出茅廬的乳臭未乾的小子，懂得個什麼？我辦了幾十年的教育，說句實在話，我過的橋比你們走的路還長，我吃鹽比你們吃米還多，單只經驗這一項，任你們這一個也比不上我。所以，我說呀，事情不是這麼辦理的。你有什么證據證明他作弊，你有三五個的證人嗎？你須知道，當地政府的法律是注重證據的！你說孩子抄襲，你拿出真憑實證來嗎……」

結果，李志誠在隔天收到雜役面交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是請他「另謀高就」，信的末尾由董事長和校長署名。學期未曾結束，他李志誠便離了那里。

(二)

回到星洲以後，關懷他的親戚，熱誠懇摯的朋友，頻頻地向他探詢那三年的流浪生活。知道了三年來過的是極不安定的生活，而且忍受了種種的屈辱與迫害，都極力勸阻他，要他轉行。

他也彷彿覺得應該轉行了。當那夜深入靜的時候，不止一次地，他靜靜在回味那些連連續續的生活斷片，他禁不住要懷疑地問着自己：

「當了三年的教師，驕傲的品格和美麗的理想固然使我在醜惡的生活環境里站定脚跟，但，除了備嘗不安定的流浪生活底滋味和受盡市儈們的蔑視和污辱，我究竟得到什麼？」

於是，他陷入一種極度矛盾的情緒底漩渦里。他覺得應該轉行，可又捨不得拋棄那些純真活潑的孩子。生活在孩子羣中，他們的爭吵胡鬧有時固然令人煩惱，但他們的天真活潑的歡笑却也給人莫大的慰藉和鼓舞。從孩子的一片質樸坦白心靈，與他們的勤勞勇敢底學習精神，他看到了光明的遠景就在眼前。在孩子們的天地里，只有生長，沒有衰退；只有純真的歡樂，沒有垂頭喪氣的悲嘆……他真捨不得離開這個沒有欺騙和虛偽的小天地！

然而，他却心與願違地接受了親友的忠告，決定轉行。得力於一個親戚的介紹，他被一間洋人開辦的銀行錄取了，當了一名出納部的練習生。也許因為他不精於鑽營，而

高傲的品格又決定了他的不能善於奉迎諂諛。吹拍乏術，又缺少了這份可以令人欺凌而不怒形於色的忍耐力，還沒有等到試用的時間滿期，他便自動把這份差使丟了。

(三)

李志誠已經失業了整整的三個月。

他每天都在注意報紙廣告欄的招聘廣告，他每一次都興奮地依照廣告的地址前往應徵，得到的答覆總是失望。

最後，他只得違背了親友的一番苦心，決定重作馮婦，再回到舊路去。

他記起了一位小學時代的校長曾對他說過：

「教書？——唉，這是一條無路的路呀！」

他總不能忘了這句話。那是當日他決定獻身教育工作時，曾經激動地跑去告訴那位深爲他佩服的校長先生，期望從他那里得到鼓勵與指導；出於意料之外，那位老師却感慨萬千地給他澆一頭冷水。

「然而，這是正確的吗？教書就是一條無路的路？」

他默默地思索，可是又不能給自已找出答案。

拜託了幾位執教的同學代找位置，日子就在沉重的期待中飛速地消逝。

(四)

春季始業的前一星期。

一天，一位在學店執教的同學楊秀興奮地帶來了好的消息。

「我們的學校下學期決定增聘一位普通科教員，你願意去嗎？」楊秀拉着李志誠，過度的欣喜使他斷斷續續地說着。

「真的？」如久旱盼得甘霖，李志誠太激動了。

「我說的如假包換！」楊秀反而冷靜了許多，「不過也別太樂觀！有無把握，還難料定。必須見了『老板』才知道。」

「可是什麼時候才能見到他呢？」李志誠急切地問。

「當然是越快越好，——唔，今天下午吧，我帶你去！」

下午。

炎熱的斜陽蒸晒着百萬人口的城市，街道上顯得沉悶而寂靜，幾輛碩大的公共巴士車緩緩地在灼熱的道上蠕動，喘氣。楊秀帶着李志誠穿過一條條的街巷，頃刻間就到了英明學校。

英明學校是一間名聞遐邇的學店。幾年的經營，竟由當初的一樓三班發展到今日的規模，一列四間的雙層樓房的校舍，一輛嶄新的校車，差強人意的設備……校舍原是「店屋」，座落在城市的中心。由於交通便利，加以適齡學童缺少校舍可以收容，因此學校一口氣開辦了上下午和夜學三種班級，居然也形成「學額無多，欲讀請速（報名）」的現象。進入學校，就是狹窄的禮堂。禮堂前，整齊地排列了三行約莫十五付的桌椅；二十餘個小學生坐在那上面。禮堂前的正中放置一張講台，一位半老徐娘，個子又矮又瘦，尖下巴的頭頂覆上黑裏透白的女學生型的短髮，手指夾着香煙，用沙啞的廣州話嚕哩嚕蘇地講着，似乎在對那些小學生講解什麼的。她轉過身去在講台後的黑板上至歪斜斜地寫了四個字劃不均匀的「讀書賺錢」的楷書，再回轉身來的時候，一眼瞥見楊秀，便吩咐那些小學生照黑板上的字依樣畫葫蘆地臨寫兩張大楷，才和楊秀打招呼。

「池校長，你真忙呀！」楊秀打着招呼，又指着李志誠，「這位是李志誠，我的同學！」

「唔，還不是顧慮到他們的學業，怕他們降級了，白花一年的時間，才開班給他們補習以資補救！……可是，却忙死我咯！」她嘮叨地說着。對李志誠隨便地點點頭，那對圓突的眸子儘在近視眼鏡下溜轉，似乎在很仔細地端詳着他。

「池校長！」那個委實被她端詳得有些窘。

「嘿，請！請到樓上坐！」她說着，朝那些孩子交代幾句就引他們上樓去。

會客廳正對着樓上的扶梯口，走過狹長的辦公室，前面橫着間教室，依憑教室的窗口俯望，下面便是熙攘喧囂的大馬路。

一陣無謂的寒喧。

「池校長，據說學校還有一個普通科教員的位置……楊秀提起正題。」

「也許還有吧，」她說，「不過，還要問問鳳萍才會知道！」

「池校長，我想介紹李先生……李先生剛從聯邦出來。」

「嘿，很好，很好，」她側過臉，對着他，「李先生，昨天楊先生曾提起你，學問好，經驗豐富，脾氣不壞……你肯屈就在校幫忙，我非常歡迎！」就像是在講演，那腔調特異而時不時滲雜着廣東話的國語，簡直使他莫

驕傲的山羊

• 思麟 •



一座青翠的高山下，住着一羣羊，山上有一隻兇惡的狼常常下山捉羊吃，但是也時常失敗，因為羊羣團結起來打敗他。其中有一隻灰色的羊，常常替同伴出計謀來對付狼，因此狼很恨他。這隻羊因自己的機智而驕傲了，同伴們都勸他不應有驕傲的思想，有缺點要改過，不然定會吃虧的，牠不但不聽從反而漸漸脫離全伴，覺得自己是世上最聰明的羊。他心裡想，我不需要你們也會打勝狼的。狼聽見這消息，非常高興。有一天，當這隻驕傲的羊正獨自在山底下吃着草時，狼從草叢中闖出來，一口咬傷這隻羊的腿腳；在未吃牠之前對牠說：「你的同伴比你聰明的多了，他們知道團結起來打敗我，現在你用你的機智吧！」這隻羊後悔也來不及了！

人活在世上就應該依靠大家，團結大家，有了缺點就應該改！

明其妙。

「不錯，李先生的確是難得的人材！」楊秀也「畫蛇添足」地為他吹噓。

「池校長，你太過獎啦！」

這時，傭人送上三杯開水。

「嘿，喝水！——她客氣地說着，喝了一口，「李先生，在教育界服務很久？」

「三年了。」

「很好，很好！我常常說，青年入應該有服務社會的精神才對！教書是很苦的，『咕哩工』不多，但很高尚。是的，很高尚！像我，白白拿一堆錢來辦學校，還不是為着一般失學的適齡兒童設想才做的，白白的錢丟出去，沒有嫌，還得受氣，你想，七十二行業中，有那一行像這樣的倒霉？你煩惱人不惱人？要不是為了國家，為了發揚國粹，普及教育，服務社會，把這筆錢寄存銀行放利，還落得一個清閒……」她滔滔地說，竟發起牢騷來了。

「像池校長那種犧牲的精神的確令人欽佩！」楊秀抑抑地說。

「不過，說句實話，教書教太久就『唔用』咯。你們青年，沒有家室，教幾年倒也無妨；要是有了妻子兒女，『咕哩工』都不夠太太擦粉點胭脂，最好還是去吃『頭路』較有出息！」也許國語不能發揮她的偉論，她乾脆說起廣州方言。片刻的靜默。

池校長摸出包雙桃牌香煙。他們都不會抽。她自己燃上一根，啣在嘴角吸了兩口。

像是在思索。她終於嚴肅地說：

「我把工作的情形講講吧：每週至少授課三十二節，月薪帶津貼一共百貳拾伍元；多兼課則另加津貼。」

「每節幾分鐘？」

「自然是四十五分，——那是遵照教育局的規定。」

「要不要兼級任？」

「要的，不兼級任也行，但要倒扣五元。」

「那末，級任必須做些什麼？」

「負責該班的教導事項。最重要的是：徵收學費，雜費，校車費，以及其他各種臨時增設的收費……只有這一

些，非常簡單！」

這份工作着實太繁重，待遇也太非薄。對於一個在失業深淵的掙扎者，仍是一顆救星。宛若沉溺於波濤里的遇險者驟然撈到一支樹木，便緊抱着，藉以尋求一線的生機。在飢不擇食的情況下，那是不經考慮就會答應的。

李志誠並沒有立即接受。他猶豫不決地思索着。

「李，怎樣？」楊秀有些着急，偷偷地問他。

「李先生，你想如何？」池校長眨眨眼。

「池校長，讓我考慮一下，明天答覆好嗎？」

「也好。——可是要快些咯。我不勉強你，但如果別人先答應了，你可別怪我了。」

(五)

李志誠沒有立即接受這個職位，委實很使楊秀驚異和不高興。學店的苛刻的工作條件和非薄的待遇他並非不懂，同時也不是甘受此種變相的剝削的。只是這牛頭，人浮于事，要想得到一個工作真是談何容易。所以對於李志誠的猶豫不決，與其說使他不能，不如說更增加了他的着急。

「李，好容易才給你找到這個位置，怎麼你又推辭了？」回到家里，楊秀誠懇地問。

「哼，他媽的，這是人的待遇嗎？——這些人，滿口漂漂亮亮的名詞，幹的竟是卑鄙污穢的勾當。他拿我們當牛馬，他拿孩子當顧客，以教育作賺錢發財的手段，而出口聲聲說的却是服務社會，普及教育；呸，鬼話！真是鬼話連篇！他肥了自己，就想用它來麻痺我們！」李志誠忿忿地說。

「可是，你不幹，別人就來搶，你有什麼方法？」楊秀心平氣靜地解釋：「誰都希望我們的工作和待遇獲得改善，誰都希望我們的的生活能過得更好。可是，當大多數的人比我們過得更陰慘更暗淡的時候，我們能夠過得更好嗎？這是一個大問題。何況，我們的的生活已經比很多人好得多了。我們的工作不是享受，它是一種任重道遠的事業。我們固然要顧到自己，但也應該多想想那成羣無辜的失學兒童。他們遭受失學的痛苦，他們付出繁重的經濟負擔，要是再得不到好教師的指導，讓那些變相的教育販子誤了

他們，我們的過失是無法彌補的！李，你說，是嗎？……」

經過幾個同學勸告和鼓勵，有的甚至答應在經濟上給予援助——如果他不够費用的話——李志誠終於答應了。

第二天。他們又去見校長。

「這個……待我問問鳳萍吧？」校長站了起來，蹣跚的步伐，沿着辦公室後面的過道，朝里面走去。

「鳳萍？……誰是鳳萍？」李志誠感到懷疑。

「是她，『老板』的姪女，我們的『地下校長』。」

一刻鐘後，陳鳳萍出現了。隨着她擲來的微笑，李志誠注意一看：眼前是一個二十多歲模樣的摩登少女，曲髻紅唇，貧血的青臉，瘦骨稜稜的身材。

「陳鳳萍先生！」楊秀給他們介紹，「這是李志誠先生。」

「李先生！」她笑着點頭。

「陳先生，打擾你了。」李志誠站了起來。

「別客氣，請坐！」她拉了一張椅子坐下。

她很健談，流利的口才使平淡無味的話語生色不少。

她問起了吉打的稻田，也扯到板城的風景線：

「板城真是名符其實的東方公園，那年高中畢業，我們會到那里遊覽。」

李志誠用肘動一動楊秀的手。那個會意了，立即推醒她：

「陳先生，關於李先生應聘的事……相信不成問題……」

「對不起，遲了一步！」

「遲了一步？」楊秀的一顆心彷彿冷了半截，只覺得手足十分冰冷。

「正是，楊先生！那個位置十五分鐘前才被一位張先生討去。張玉珠，你認識嗎？僑民女中的高材生，年底才高中畢業的！」

「遲了一步？……」李志誠覺得頭昏沉沉的，一顆心鉛塊般重甸甸地壓在胸膛上。

五二年九月初稿
五五年七月改寫

八月的黃昏

聶古

熱刺刺的太陽開始西墜時，廣場上便沸騰起來了。

那寬闊的廣場，平鋪着一片綠茵的草，在蔚藍的天穹底下，一向顯得清靜而安祥。今天，它却躍動起來了。數不清的人，數不清的腳車，好像圍着一個軸心旋轉，都湧向廣場來了，在廣場上瀝成了一片熱烘烘的人海。這裡有剛從工地和車間趕來的工友們，他們的身上還穿着滿沾塵埃和烏油的衣服；這裡也有剛從各校放學回來的青年學生，金色的鈕扣在他們兩肩閃閃發光。這裡圍聚着的人們，包括了這東方大城市的各種職業，階層和種族，他們正在從各個角落湧到這裡。無數的頭在鑽動着，無數的臉在搖擺着；這些光潔的年輕的臉，發皺的古老的臉，紅潤的少女的臉，善良的老婦的臉，透露着由心坎裡發出的愉悅，嘴上都掛着開朗的笑。

人羣圓圓地圍住草坪中央的高脚木亭，這木亭通常是樂隊的奏樂台，現在却變成演講台了。台上橫掛着一幅長長的布幕，刷着血紅的驚心動魄的大字：「MERDEKA」。每雙興奮的充滿愉悅的眼睛都凝視着這鮮紅的標語，心裡響動着這標語的雷霆般的聲響。

親愛的伙伴們

讓我們拉起手，挺起胸

勇敢地往前走

朝向那光明的大道

.....

擴音機播送出雄壯的進行曲，樂聲嘹亮地飛旋在寬闊的廣場和蔚藍的天空中。它的旋律鼓動着每顆興奮的心，配合着那潮水般湧進會場的人們的步伐的節奏。

人流還是不息地朝廣場湧來，黑壓壓的一片人海更加

擴大了。就連馬路邊沿也站滿了人。許多三輪車夫都歇了車子，遙遙地凝視演講台上飄動的布幕，他們長年奔走在赤道烈陽的殘酷曝曬下，他們的臉是如此深刻地佈滿了悲哀的皺紋，而此刻他們臉上的一切悲哀淒涼的表情都收斂了，高興的光芒從他們佈滿血絲的混沌的眼裡迸射出來，就連慈祥的母親們和溫存的少婦們也來了。一個身體結實的母親，環抱着她那小臉嫩紅的可愛的女孩，辛苦地擠過叢密的人羣，檢了一小塊空曠的草地坐下了。雖然在她頭上曝曬着的是八月的太陽，但她到底和所有的人們一全來到這廣場上，爲了孩子幸福的未來。她向那台上的布幕深深地凝視了一會，又在孩子那張蘋果般的小臉上親暱地吻着。.....

「看呀！大家看……」尖銳的歡呼。

「多美麗呵，一直飛上天空。……」

兩串五彩的汽球，分別繫着一幅刷着標語的布幕的兩端，飛上天空。在燦爛的陽光裡，那鮮紅的標語閃着金光，莊嚴地在和風中翻飛着，飄舞着。啊哈——MERDEKA！千萬個頭顱都翹望天空，熱情地全神地凝視着這燃燒的標語，好像向着一個美好的未來理想敬注目禮。每個眼睛被希望所灼痛的民衆，都在心裡默默地宣誓。巨大的會場剎時靜穆下來，被一種莊嚴的偉大的情感征服了。

接着，會場震盪起了一片熱烈的歡呼。

會衆騷動起來了。坐在前面的人，有的站起來大聲疾呼。站在後面的人，有的嚮應着前面的呼喊，有的却嚷着請前面的人坐下。全一樣的火熱的意志，鼓動在每個人的心裡，快把胸膛撕裂開來了，廣場上的人海變成了火熱的一片。

一個身體結實黝黑的青年伙子穩健地走到擴音機前。喧鬧的會場，歡呼的人群，肅靜下去了。

那青年炯炯地凝視着他面前的人海：黑壓壓的肅靜的人海，一直伸到廣場的邊沿。一絲的聲音也沒有。他心中湧出一陣驕傲的自豪感：啊，這種鐵般的沉默裏頭，包含了多少民族的期待，熱情和力量呵。

「門迪卡！」他捏緊着的拳頭伸向天空，鋼鐵的聲音，透過擴音機子彈般打進每個火熱的心窩裏。

「門迪卡！門迪卡！……」像雷鳴緊接着閃電，會場立刻爆發出巨大的聲浪。無數手臂在空中揮舞着，像一座在風暴中發怒的森林。

這黝黑的青年站在台上，堅定得像一尊銅像。他高高地揚起右臂，在空中劃了個小小的弧形。他的手勢，使聲浪立刻平伏下去，使火熱的人海立刻沉默下去。

「親愛的……」他開始用一種沉重的抑壓着的聲音，緩慢的報告今天大會的意義。他的語言煥發着真理的光輝，流泉般的從他口中湧出來，一字一句都清晰的打入會衆的心中。

每個人都屏息地聽着，貪婪地咀嚼着他每片語言的意味。每個人的嘴唇都緊抿着，每個人的眼都放射着無比嚴肅的光彩。那廣大的黑壓壓的人羣的感情，完全被一隻無影的大手攫住了，隨着演講者的語調起伏。

青年的演講，漸漸由沉重壓抑變成高昂奔放了。

在一片莊嚴的肅穆中，可以聽見許多年老人的嘆息，還有一些善良的母親和少婦們嚶嚶地哭了。會場中有許多年輕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掄着拳頭嘶聲地喊起來。

演講的青年狂熱地揮舞着雙手，披散的頭髮在他前額

飄動着。他胸膛裏燃燒着的烈火，滾滾湧到喉嚨，湧到唇邊，湧到每個人的心中，點燃了每個人心中的火。他嘶聲地高喊着，他感到疼痛的喉嚨湧上一陣腥鹹的味道。

「請所有的人們……」所有在草坪上的民衆都隨着青年的號召猛地跳起來，像一匹兇猛的獅子突然從沉睡中驚醒。數不清的頭在鑽動着，數不清的手在揮舞着。從每個焦灼的唇邊喊出的聲響，匯成了一片怒吼，像無數海浪的嘶叫匯成了海洋的澎湃。巨大的聲浪向四周散開，飛上高空，飛向這東方的城的每個角落。

這青年走下講台，會場上響起一陣經久不息的掌聲。緊接着，一個印度老頭兒走上台去，顫巍巍地發言了。

一個梳着兩條辮子的年輕姑娘，活潑潑地上台去，用銀鈴般的聲音演講着。

還有一個老媽媽也走上台去了。她的伸訴是平板又累贅的，但卻具有無數的威力，因為她代表了所有的母親喊出了她們的痛苦和不平。

寬闊的廣場沉默了，又喧囂起來。數不清的森林般的手臂舉起了，又放下。在這躍動中的日子，八月的黃昏，共同的意志，將所有廣場上的人羣燒成了一團熊熊的烈火——足以毀滅一切的烈火。

太陽已經降落到地平綫上了。一片耀眼的紅光閃射到天空，又輻射到廣場上，人羣上，講台上，把一切都渲染成耀眼的鮮紅。人羣就沿着這血紅的夕陽，諦聽着，呼喊着，演講着。火熱的情緒，在火熱的陽光裡，更顯得熾熱而激越了。

聽，歌聲又在揚起了……

太陽落到大地後面，燦爛的陽光褪色了。無邊的亞洲的黑夜，就要沈沈的壓下來。但是，永遠不會褪色的，是那火熱的心，火熱的情緒和火熱的呼喊。

躍動的八月的夜啊！



不屈的一羣

(獨幕劇)

· 激流 ·

時間：一九五五年「民選」後一天的早晨。

地點：XX工廠的經理辦公室內。

出場人物：

錢經理：是個身材肥矮大肚皮的資本家，素以剝削工人聞名。

秦秘書：前者的私人秘書，是個極端好險的傢伙，高朝真：工會的領導者之一，深受工友們的愛戴，小李：廠里的小職員，

佈景：一間經理室的華麗佈置。有個窗子，台下觀衆由窗口可望見不遠之處有帳幕，和高掛着的布條標語等景物。

幕啓時：一陣嘹亮的歌聲從外面傳了進來：

工友站起來呀！……我們應該團結緊呀！一切靠我們來安排！……

(屋外面從播音機里傳來一個激昂的聲音。)

親愛的工友們，今天我們爲了抗議資方拒絕接受我們合理的要求，所以我們不得不罷工了，這次罷工完全是由資方迫成的！我們要求的是麵包，但他們却給予石頭，工友們，我們的行動是合情合理的，我們將要以所有的力量來克服一切的困難，實現我們的願望！看吧！我們不是孤立的，所有的工友都支持我們，叫我們和資方奮鬥到底！……

(經理憤怒地上，後面跟着秦秘書。)

錢：(憤憤地)媽的！這——這簡直是造反！……居然敢同老子作對，罷工！威脅！哼！老子非給他們個顏色看不可！……

秦：唉！經理，你何必動這麼大的氣呢，你未免把他們看得太重大了！

錢：不是這樣講，你想，只要他們罷一天，那我們的損失是多麼大呀！要是給罷上一個月的話，豈不是要我關門？這，簡直是……

秦：不會，不會的！你放心吧，我敢担保這工潮五天內就會平息無事。

錢：你？(懷疑地看看秦)你看！廠門口，餅干麵包一大批一批的堆橫着，看樣子這些傢伙够吃上我個禮拜哪！可是別間廠的工人還是不斷的送東西來，他媽的！(稍停)哦！我明白了，難道你要我答應他們的要求，平息這罷工？不！我寧可虧本關門，也不向他們投降！(輕蔑地)這些窮小子！

秦：(詔笑)經理，你誤解了，我絕對沒有這種荒唐的主意，我無事不爲你老人家着想的。我有個計謀，這計謀管保工潮在三日內結束，而對於我們一點都無損失，並且……

錢：(驚喜地)哦，什麼主意？你說，快說！

秦：經理，我最清楚，工潮的發生，完全是幾個鬼頭搞起來的，尤其是那個所謂工會的總務高朝真，這個人樣樣來得，吃硬不吃軟，要是能將他控制住的話，豈不是什麼都完事了嗎？……

錢：(想了想)對，對！就是那個忘八蛋搞的鬼！

老秦呀，你立刻到局里去控告他，叫他們把他拘捕去！說他煽動工潮，破壞治安，被人利用……

秦：(阻止)不不不！這怎麼行，我早說過，這傢伙，像鐵一般硬呀；動他不得，動了更糟！我認爲我們應該以軟的方法來引誘那小子，要是引誘不成的話，那才另想辦法。先禮後兵，乃是聰明人的戰略呀！

錢：你說的引誘……是不是拿我們的看家本領(小聲地)以錢收買他？……

秦：噢！不錯，你老人家真有皇帝的賢明能幹！世上能有

幾個不愛錢的人呢？只要錢兒一閃，管你是怎樣的倔強，也會乖乖低頭的。何況高小子又是個窮蛋，老婆幫人洗衣，老母生了難治的眼病。

錢：這個……這個……恐怕很難成功吧？那小子大概不會答應的，他有點牛脾氣呢！

秦：不妨試試看，要是不成功……

錢：（搶着說）那我馬上給他嘗嘗我的利害！……好吧，老秦，你把他叫過來！

秦：好，我這就去！（匆匆下）

（小李上。）

李：報告經理，昨天XX公司定購的那批貨，本定于今日交貨，但是剛才貨車開到門口時，已受到阻礙，開不出！

錢：什麼話？難道他們敢阻擋貨車？這……這……（氣憤得噎住話）

李：（走向窗口）你看！他們個個都坐在廠門口，手挽手肩並肩的排成了一座肉牆！

錢：（步向窗口，憤憤地）媽的！他們胆敢冒犯我，不怕死！這些混蛋！……（向李）那你怎麼不叫車夫衝出去呀！吓……

李：（吃驚地）什麼，衝出去！怎麼可以呢！他們是人呀！會壓死他們的！

錢：（老羞成怒）壓死就壓死，怎麼不可以？媽的！我知道你偏袒他們，你加入了他們的工會，你存心要來搗蛋，你跟我滾！

李：滾就滾！（冷笑）哼！（下，又回頭）看你強到幾時？（再下）

錢：（自言自語）媽的！今天簡直是活見鬼，他們不把我當作是經理嘛……（向窗口）媽的！你們這般不識抬舉的傢伙，老子不給你們個利害看不是娘生的！……（門開了，秦秘書上，手拿着三瓶汽水，後面跟着高朝真。）

錢：（連忙收斂怒容）請坐，請坐！高先生。
高：（驚奇地）哦……（半響）經理，你又願意與我們談

判了嗎？很好，我們正焦急地等待着，本來勞資雙方早就該合作，一切困難就不難解決了。

錢：別忙，我們先別談這些，噢！喝水呀，近來你家人大概很好吧！你母親眼病好了些嗎？你父親大約也健康吧？……

高：（莫名其妙）……

錢：哦！對了，去年你提起你父親失業，要我幫忙找事做，沒問題，沒問題，我可以馬上打一個電話給朋友，讓一個職位給他，工資三百元以上……

高：經理，希望你別再提起他，他已經在三個月前去世了。

錢：（故作悲痛萬分）什麼，死了三個月，哦，真不幸呀！是怎樣死的！

高：（悲憤地）是吊死的！（大聲地）是因為被資方無故開除以後憂悵成病，結果因無錢治病而自殺的！是被人活生生迫死的！……

秦：（向錢使了個眼色）經理，就是上次我們在報上看到的那個。

錢：什麼？高先生，那就是你的父親嗎？哎呀！你也太那個了，你當時怎麼不向本人說一聲，借個三，五百元去醫病呀？沒得還也不打緊，本廠是最體惜旁人的……

高：我們很知道經理同情旁人，所以這次我們全體工友爲了改善待遇提出的合理要求，希望廠方能答應。

錢：呃，呃，是的；旁人的苦我是很了解的，我常常替窮人流眼淚，眼睛也弄出近視來，可能的話，我一定多的幫助你們……

高：那麼，我們的要求……

錢：（搶着說）關於你們的要求，本廠現時很難答應，你們更知道，本廠也有很多苦處，尤其是這兩年來，行情實在太壞了，稅收又抽得那麼重，本廠確很難維持下去，要是你們又吵吵鬧鬧的話，一定非關門不可了。一旦關了門，你們不就都失業了嗎？所以爲了你們起見……

高：經理，請不必瞞我，別間廠也許賺錢不多，可是本廠

，我們早已調查過了，事實上和你說的完全兩樣。再說我們的要求并不太高，只不過是你們盈利的「小部份而已……」

錢：（翻起臉）你怎麼懂？你——（剛想罵出口，忽停住換了笑臉）高先生，你是工會的總務，工友都聽你的話，希望你幫我的忙，取消這個罷工，我嘛，不會忘記你的功勞的，你要多少……

高：笑話！經理，你要明白，罷工是全體工友的意思，不是我一人決定。

錢：如果你能辦到這點，除了一筆……，我會升你做工頭……

高：（憤而起立）哼！你把我當作什麼人看待？你以為我會為錢而動心嗎？你以為我是那一類為了錢而出賣人格的人？你們這些卑鄙的傢伙！……

錢：（同時喊）媽的！你敢……

秦：（趕緊緩和）哦！你們別生氣，何必呢？（向高）高先生，我看你還算聰明，點答應了吧，經理全是一片好意，這可說是個機會，對於你，百分之百的有利！高先生，這個4頭誰管得了人格不入格？沒錢，什麼都假的喏！……而且這件事，也只我們幾個知道吧了……

高：（暴怒）你們這些……

秦：（阻止高搶着說）高先生，你可知道？這錢天外面對於你的風聲很不好，聽說某方面非常的注意你……

高：（憤憤地）混帳！你這個無恥的幫兇！……（指錢）你這個傢伙，你認為有兩個臭錢就可以誘利威迫人嗎？我不怕一切的，我光明正大替大家做事，不怕別人誣辱！

錢：（暴跳如雷）媽的……媽的！你這小子好大的胆呀！居然敢侮辱老子，哼！你們這些XXX……

高：（更憤地）你們是沒良心的禽獸！爲了個人的嫖賭享樂，不惜以一切手段盡量壓榨工人！……告訴你，今天的工人已經醒了！……（下）

錢：媽的！流氓！哼，看老子的顏色吧！……老秦，你過來！（在秦耳邊細聲說了好一會）

秦：（面呈喜色）好，好！我就去！（欲下）（鈴……電話响了。）

錢：（拿起聽筒）哈囉！……是的……昨天定的貨……好，好，等一會就送來！……什麼，就要下船了？……好就來就來！……（放下聽筒）老秦，聽見了嗎？你趕快去辦啊！

秦：是！（匆下）

錢：（走向窗口）這下可知老子的利害了！哈……哈……（得意洋洋的走回旁邊坐下，隨手翻着報紙，翻了幾頁忽然發現什麼似的）東南亞大舞廳定于今晚隆重開幕……好！（掛着電碼）哈囉！（口旁）蜜絲陳在家嗎？請她聽電話……蜜絲陳，「骨磨呢」……什麼？你正在想我……哈哈……達玲，今晚我想請你去舞廳，怎麼樣，……有條件，……一萬元的鑽石戒指，那太貴了！……嘻嘻，好好好，就答應你，只要你肯……嘻嘻嘻嘻可別忘記今晚在……哈哈，「白白」……（放下聽筒得意忘形地）哈……哈……

（自我陶醉了一陣）阿福，拿支白蘭地來！……阿福，阿福！媽的，……（一面叫一面下）（片刻）

外面傳來嘶啞的擴音機聲：

工友們，請你們別坐在門口，讓開點！你們不能阻礙車輛的出入，讓開點，讓開點，快！……

另一個擴音機聲：

不，我們爲了妻子兒女，死也不散開！

請別打破我們的飯碗！……

我們的行動是合情合理的！……

（是外面工友們的回答聲。）

又是嘶啞的擴音機繼續播着：請你們散開，要不然……

外面工友羣華然：（口旁）

工友們，我們切不可向任何人低頭……抗議資方！……

爲什麼我們不能和平罷工？